

袖珍
古本
管子

子



冊八

管子卷第二十三

明吳郡趙氏本

唐司空房玄齡注

地數第七十七

揆度第七十八

國准第七十九

輕重甲第八十

地數第七十七

管子輕重十

桓公曰地數可得聞乎管子對曰地之東西二萬八千里南北二萬六千里其出水者八千里受水者八千里出銅之山四百六十七山出鐵之山三千六百九山此之所以分壤樹穀也戈矛之所發刀幣之所起也能者有餘拙者不足封於泰山禪於梁父封禪之王七十二家得失之數皆在此內

是謂國用桓公曰何謂得失之數皆在此管子對曰昔者桀霸有天下而用不足湯有七十里之薄而用有餘天非獨爲湯雨菽粟而地非獨爲湯出財物也伊尹善通移輕重開闔決塞通於高下徐疾之筭坐起之費時也黃帝問於伯高曰吾欲陶天下而以爲一家爲之有道乎伯高對曰請刈其莞而樹之吾謹逃其蚤牙則天下可陶而爲一家黃帝曰此若言可得聞乎伯高對曰上有丹沙者下有黃金上有慈石者下有銅金上有陵石者下有鉛錫赤銅上有赭者下有鐵此山之見榮者也苟山之見其榮者君謹封而祭之距封十里而爲一壇是則使乘者下行行者趨若犯令者罪死不

赦然則與折取之遠矣。修教十年而葛盧之山發
而出水。金從之。蚩尤受而制之。以爲劍鎧矛戟。是
歲相兼者。諸侯九。雍狐之山發而出水。金從之。蚩
尤受而制之。以爲雍狐之戟。芮戈。是歲相兼者。諸
侯十二。故天下之君。頓戟一怒。伏尸滿野。此見戈
之本也。

桓公問於管子曰。請問天財所出。地利所在。管子
對曰。山上有赭者。其下有鐵。上有鉛者。其下有銀。
一曰。山上有鉛者。其下有銑銀。上有丹沙者。其下有
銑金。上有慈石者。其下有銅金。此山之見榮者也。
苟山之見榮者。謹封而爲禁。有動封山者。罪死而
不赦。有犯令者。左足入。左足斷。右足入。右足斷。然

則其與犯之遠矣。此天財地利之所在也。桓公問於管子曰：以天財地利立功成名於天下者，誰子也？管子對曰：文武是也。桓公曰：此若言何謂也？管子對曰：夫玉起於牛氏邊山，金起於汝漢之右澆，珠起於赤野之末光，此皆距周七千八百里，其涂遠而至難，故先王各用於其重，珠玉爲上幣，黃金爲中幣，刀布爲下幣。令疾則黃金重，令徐則黃金輕。先王權度其號令之徐疾，高下其中幣而制下上之用，則文武是也。

桓公問於管子曰：吾欲守國財而毋稅於天下，而外因天下，可乎？管子對曰：可。夫水激而流，渠令疾而物重。先王理其號令之徐疾，內守國財而外因

天下矣桓公問於管子曰其行事奈何管子對曰

夫昔者武王有巨橋之粟貴糴之數武王新勝殷得巨橋粟欲

使糴貴巨橋倉在今廣平齊曲周縣也桓公曰爲之奈何管子對曰

武王立重泉之戍戍名也假設此戍名欲人憚令役而競收粟也重丈恭反

曰民自有百鼓之粟者不行鼓十二斛也民舉所最粟

舉盡也最聚也子外反以避重泉之戍而國穀二什倍巨橋

之粟亦二什倍武王以巨橋之粟二什倍而市繒

帛軍五歲毋籍衣於民以巨橋之粟二什倍而衡

黃金百萬衡平也終身無籍於民准衡之數也

桓公問於管子曰今亦可以行此乎管子對曰可

夫楚有汝漢之金齊有渠展之鹽燕有遼東之煮

此三者亦可以當武王之數十口之家十人啗鹽

百口之家，百人啗鹽，凡食鹽之數，一月丈夫五升，少半，婦人三升，少半，嬰兒二升，少半。鹽之重，升加分耗而釜五十，升加一耗而釜百，升加十耗而釜千。君伐菹薪，煮泔水爲鹽，正而積之，三萬鍾。至陽春，請籍於時。桓公曰：「何謂籍於時？」管子曰：「陽春農事方作，令民毋得築垣牆，毋得繕冢墓，丈夫毋得治宮室，毋得立臺榭，北海之衆，毋得聚庸而煮鹽，然鹽之賈必四什倍。君以四什之賈修河濟之流，南輸梁、趙、宋、衛、濮、陽，惡食無鹽則腫，守圉之本，其用鹽獨重。君伐菹薪，煮泔水以籍於天下，然則天下不減矣。」

桓公問於管子曰：「吾欲富本而豐五穀，可乎？」管子

對曰不可夫本富而財物衆不能守則稅於天下五穀興豐巨錢而天下貴則稅於天下然則吾民常爲天下虜矣夫善用本者若以身濟於大海觀風之所起天下高則高天下下則下天下高我下則財利稅於天下矣

桓公問於管子曰事盡於此乎管子對曰未也夫齊衛處之本通達所出也游子勝商之所道人求本者食吾本粟因吾本幣騏驥黃金然後出令有徐疾物有輕重然後天下之寶壹爲我用善者用非有使非人

揆度第七十八

管子輕重十一

齊桓公問於管子曰自燧人以來其大會可得而

聞乎管子對曰燧人以來未有不以輕重為天下

也共工之王帝共工氏繼天下水處什之七陸處什之

三乘天勢以隘制天下至於黃帝之王謹逃其爪

牙不利其器藏秘鋒芒不以示人行機燒山林破

增藪焚沛澤沛大澤也一說逐禽獸實以益人然

後天下可得而牧也至於堯舜之王所以化海內

者北用禺氏之玉禺氏西北戎所出南貴江漢之珠其

勝禽獸之仇以大夫隨之勝猶益也禽獸之仇者

也以大夫隨之者使其大夫散邑粟桓公曰何謂

也管子對曰令諸侯之子將委質者諸國君子開

方魯公子類皆以雙武之皮雙虎之皮卿大夫豹飾

辨大夫上大夫也列大夫豹幘謂之幘音昌幘反

大夫散其邑粟與其財物以市虎豹之皮故山林

之人刺其猛獸刺音七亦反若從親戚之仇此君冕服

於朝而猛獸勝於外大夫已散其財物萬人得受

其流此堯舜之數也言堯舜皆用此數

桓公曰事名二正名五而天下治何謂事名二對

曰天筴陽也壤筴陰也此謂事名二何謂正名五

對曰權也衡也規也矩也准也此謂正名五其在

色者青黃白黑赤也其在聲者宮商羽徵角也其

在味者酸辛鹹苦甘也二五者童山竭澤人君以

數制之人味者所以守民口也聲者所以守民耳

也色者所以守民目也人君失二五者亡其國大

夫失二五者亡其勢民失二五者亡其家此國之至機也謂之國機

輕重之法曰自言能為司馬不能為司馬者殺其
身以釁其鼓自言能治田土不能治田土者殺其
身以釁其社自言能為官不能為官者剕以為門
父故無敢姦能誣祿至於君者矣故相任寅為官
都重門擊柝不能去亦隨之以法

桓公問於管子曰請問大准管子對曰大准者天
下皆制我而無我焉此謂大准桓公曰何謂也管
子對曰今天下起兵加我臣之能謀厲國定名者
割壤而封臣之能以車兵進退成功立名者割壤
而封然則是天下盡封君之臣也非君封之也天

下已封君之臣十里矣。天下每動重封君之民二十里。君之民非富也。鄰國富之。鄰國每動重富君之民。貧者重貧。富者重富。大准之數也。桓公曰：何謂也？管子對曰：今天下起兵加我民，棄其耒耜，出持戈於外，然則國不得耕，此非天凶也。此人凶也。君朝令而夕求具，民肆其財物，與其五穀爲讎，厭而去。買人受而廩之，然則國財之一分在買人，師罷民反其事，萬物反其重。買人出其財物，國弊之少。分廩於買人，若此則幣重三分，財物之輕重三分。買人市於三分之閒，國之財物盡在買人，而君無筴焉。民更相制，君無有事焉。此輕重之大准也。管子曰：人君操本，民不得操末；人君操始，民不得

操卒其在涂者籍之於衢塞其在穀者守之春秋
其在萬物者立貨而行故物動則應之故豫奪其
涂則民無遵君守其流則民失其高故守四方之
高下國無游賈貴賤相當此謂國衡以利相守則
數歸於君矣

管子曰善正商任者省有肆省有肆則市朝閒市
朝閒則田野充田野充則民財足民財足則君賦
斂焉不窮今則不然民重而君重重而不能輕民
輕而君輕輕而不能重天下善者不然民重則君
輕民輕則君重此乃財餘以滿不足之數也故凡
不能調民利者不可以為大治不察於終始不可
以為至矣動左右以重相因二十國之策也鹽鐵

二十國之策也。錫金二十國之策也。五官之數不籍於民。

桓公問於管子曰：輕重之數惡終？管子對曰：若四時之更舉，無所終。國有患，憂輕重五穀以調用，積餘藏羨以備賞。天下賓服，有海內以富，誠信仁義之士，故民高辭讓，無爲奇怪者。彼輕重者，諸侯不服以出戰，諸侯賓服以行仁義。

管子曰：一歲耕五歲食，粟賈五倍；一歲耕六歲食，粟賈六倍；二年耕而十一年食，夫富能奪，貧能予，乃可以爲天下。且天下者，處茲行茲，若此而天下可壹也。夫天下者，使之不使，用之不用，故善爲天下者，毋曰使之，使不得不使；毋曰用之，用不得不

用也

管子曰善爲國者如金石之相舉重鈞則金傾故治權則勢重治道則勢羸今穀重於吾國輕於天下則諸侯之自泄如原水之就下故物重則至輕則去有以重至而輕處者我動而錯之天下卽已於我矣物臧則重發則輕散則多幣重則民死利幣輕則決而不用故輕重調於數而止

五穀者民之司命也刀幣者溝瀆也號令者徐疾也令重於寶社稷重於親戚胡謂也對曰夫城郭拔社稷不血食無生臣親沒之後無死子此社稷之所重於親戚者也故有城無人謂之守平虛有人而無甲兵而無食謂之與禍居

桓公問管子曰吾聞海內玉幣有七筴可得而聞乎管子對曰陰山之礪磻一筴也燕之紫山白金一筴也發朝鮮之文皮一筴也汝漢水之右衢黃金一筴也江陽之珠一筴也秦明山之曾青一筴也禺氏邊山之玉一筴也此謂以寡爲多以狹爲廣天下之數盡於輕重矣

桓公問於管子曰陰山之馬具駕者千乘馬之平賈萬也金之平賈萬也吾有伏金千斤爲此柰何管子對曰君請使與正籍者皆以幣還於金吾至四萬此一爲四矣吾非埏埴搖鑪囊而立黃金也今黃金之重一爲四者數也珠起於赤野之末光黃金起於汝漢水之右衢玉起於禺氏之邊山此

度去周七千八百里其涂遠其至阨故先王度用其重而因之珠玉爲上幣黃金爲中幣刀布爲下幣先王高下中幣利下上之用百乘之國中而立市東西南北度五十里一日定慮二日定載三日出竟五日而反百乘之制輕重毋過五日百乘爲耕田萬頃爲戶萬戶爲開口十萬人爲分者萬人爲輕車百乘爲馬四百匹千乘之國中而立市東西南北度百五十餘里二日定慮三日定載五日出竟十日而反千乘之制輕重毋過一旬千乘爲耕田十萬頃爲戶十萬戶爲開口百萬人爲當分者十萬人爲輕車千乘爲馬四千匹萬乘之國中而立市東西南北度五百里三日定慮五日定載

十日出竟二十日而反萬乘之制輕重毋過二旬
萬乘爲耕田百萬頃爲戶百萬戶爲開口千萬人
爲當分者百萬人爲輕車萬乘爲馬四萬匹
管子曰匹夫爲鰥匹婦爲寡老而無子者爲獨君
問其若有子弟師役而死者父母爲獨上必葬之
衣衾三領木必三寸鄉吏視事葬於公壤若產而
無弟兄上必賜之匹馬之壤故親之殺其子以爲
上用不苦也君終歲行邑里其人力同而宮室美
者良萌也力作者也脯二束酒一石以賜之力足
蕩遊不作老者謙之當壯者遣之邊戍民之無本
者貸之圃疆故百事皆舉無留力失時之民此皆
國策之數也

漸一作漸
音衫芟也

上農挾五中農挾四下農挾三上女衣五中女衣
四下女衣三農有常業女有常事一農不耕民有
為之飢者一女不織民有為之寒者飢寒凍餓必
起於糞土故先王謹於其始事再其本民無糴者
賣其子三其本若為食四其本則鄉里給五其本
則遠近通然後死得葬矣事不能再其本而上之
求焉無止然則姦涂不可獨違貨財不安於拘隨
之以法則中內擯民也輕重不調無糴之民不可
責理鬻子不可得使君失其民父失其子亡國之
數也管子曰神農之數曰一穀不登減一穀穀之
法什倍二穀不登減二穀穀之法再什倍夷疏滿
之無食者予之陳無種者貸之新故無什倍之買

無倍稱之民

國准第七十九

管子輕重十二

桓公問於管子曰國准可得聞乎管子對曰國准者視時而立儀桓公曰何謂視時而立儀對曰黃帝之王謹逃其爪牙有虞之王枯澤童山夏后之王燒增藪焚沛澤不益民之利殷人之王諸侯無牛馬之牢不利其器周人之王官能以備物五家之數殊而用一也桓公曰然則五家之數籍何者爲善也管子對曰燒山林破增藪焚沛澤猛獸衆也童山竭澤者君智不足也燒增藪焚沛澤不益民利逃械器閉智能者輔己者也諸侯無牛馬之

牢不利其器者曰淫器而壹民心者也。以人御人，逃戈刃，高仁義，乘天固以安己者也。五家之數殊而用一也。

桓公曰：今當時之王者立何而可？管子對曰：請兼用五家而勿盡。桓公曰：何謂？管子對曰：立祈祥以固山澤，立械器以使萬物，天下皆利而謹操重筴，童山竭澤，益利搏流出山，金立幣，存菹丘，立駢牢，以爲民饒，彼菹菜之壤，非五穀之所生也。麋鹿牛馬之地，春秋賦生，殺老立施，以守五穀，此以無用之壤，臧民之羸，五家之數皆用而勿盡。

桓公曰：五代之王以盡天下數矣，來世之王者可得而聞乎？管子對曰：好譏而不亂，亟變而不變，時

一本施作
弛弛上有
殺字五穀
下又有之
所生也

至則爲過則去王數不可豫致此五家之國准也
輕重甲第八十

管子輕重十三

桓公曰輕重有數乎管子對曰輕重無數物發而
應之聞聲而乘之故爲國不能來天下之財致天
下之民則國不可成桓公曰何謂來天下之財管
子對曰昔者桀之時女樂三萬人端譟晨樂聞於
三衢是無不服文繡衣裳者伊尹以薄之游女工
文繡纂組一純得粟百鍾於桀之國夫桀之國者
天子之國也桀無天下憂飾婦女鍾鼓之樂故伊
尹得其粟而奪之流此之謂來天下之財桓公曰
何謂致天下之民管子對曰請使州有一掌里有

積五窶民無以與正籍者予之長假死而不葬者予之長度飢者得食寒者得衣死者得葬不資者得振則天下之歸我者若流水此之謂致天下之民故聖人善用非其有使非其人動言搖辭萬民可得而親桓公曰善

桓公問管子曰夫湯以七十里之薄兼桀之天下其故何也管子對曰桀者冬不爲杠夏不束柎以觀凍溺弛牝虎充市以觀其驚駭至湯而不然夷競而積粟飢者食之寒者衣之不資者振之天下歸湯若流水此桀之所以失其天下也桓公曰桀使湯得爲是其故何也管子曰女華者桀之所愛也湯事之以千金曲逆者桀之所善也湯事之以

湯以至仁
伐暴何必
爲此是戰
國陰謀之
說非管氏

語也

千金內則有女華之陰外則有曲逆之陽陰陽之議合而得成其天子此湯之陰謀也

桓公曰輕重之數國准之分吾已得而聞之矣請問用兵柰何管子對曰五戰而至於兵桓公曰此若言何謂也管子對曰請戰衝戰准戰流戰權戰勢此所謂五戰而至於兵者也桓公曰善

桓公欲賞死事之後曰吾國者衛處之國饋食之都虎狼之所棲也今每戰與死扶傷如孤荼首之孫仰傳戟之寶吾無由與之爲之柰何管子對曰吾國之豪家遷封食邑而居者君章之以物則物重不章以物則物輕守之以物則物重不守以物則物輕故遷封食邑富商蓄賈積餘藏羨踴蓄之

如字當作
之字言與
死扶傷之
孤也荼首
白首也寶
字或是室
字言持戟
死事之害

此三等
人皆所
當賞
也

家此吾國之豪也故君請縞素而就士室朝功臣
世家遷封食邑積餘藏羨時蓄之家曰城脆致衝
無委致圍天下有慮齊獨不與其謀子大夫有五
穀菽粟者勿敢左右請以平買取之子與之定其
券契之齒釜鑿之數不得爲侈矣困窮之民聞
而糴之釜鑿無止遠通不推國粟之賈坐長而四
十倍君出四十倍之粟以振孤寡牧貧病視獨老
窮而無子者靡得相鬻而養之勿使赴於溝澮之
中若此則士爭前戰爲顏行不偷而爲用輿死扶
傷死者過半此何故也士非好戰而輕死輕重之
分使然也

桓公曰皮幹筋角之徵甚重重籍於民而貴市之

皮幹筋角非爲國之數也管子對曰請以令高杠柴池使東西不相睹南北不相見桓公曰諾行事期年而皮幹筋角之徵去分民之藉去分桓公召管子而問曰此何故也管子對曰杠池平之時夫妻服簞輕至百里今高杠柴池東西南北不相睹天酸然雨十人之力不能上廣澤遇雨十人之力不可得而恃夫舍牛馬之力所無因牛馬絕罷而相繼死其所者相望皮幹筋角徒予人而莫之取牛馬之賈必坐長而百倍天下聞之必離其牛馬而歸齊若流故高杠柴池所以致天下之牛馬而損民之藉也道若祕云物之所生不若其所聚桓公曰弓弩多匡輟苦禮切者而重藉於民奉繕

工而使弓弩多匡輻者其故何也管子對曰鵠鷺
之舍近鷓鴣鮑保音之通遠鷓鴣之所在君請式
璧而聘之桓公曰諾行事期年而上無闕者前無
趨人三月解弔弓弩無匡輻者召管子而問曰此
何故也管子對曰鷓鴣之所在君式璧而聘之蒞
澤之民聞之越平而射遠非十鈞之弩不能中鷓
鴣鷓鴣彼十鈞之弩不得葉撒不能自正故三月
解弔而弓弩無匡輻者此何故也以其家習其所
也

桓公曰寡人欲藉於室屋管子對曰不可是毀成
也欲藉於萬民管子對曰不可是隱情也欲藉於六
畜管子對曰不可是殺生也欲藉於樹木管子對

曰不可是伐生也然則寡人安藉而可管子對曰君請藉於鬼神桓公忽然作色曰萬民室屋六畜樹木且不可得藉鬼神乃可得而藉夫管子對曰厭宜乘勢事之利得也計議因權事之圍大也王者乘勢聖人乘幼與物皆宜桓公曰行事奈何管子對曰昔堯之五吏五官無所食君請立五厲之祭祭堯之五吏春獻蘭秋斂落原魚以爲脯鯢以爲穀若此則澤魚之正伯倍異日則無屋粟邦布之藉此之謂設之以祈祥推之以禮義也然則自足何求於民也

桓公曰天下之國莫彊於越今寡人欲北舉事孤竹離枝恐越人之至爲此有道乎管子對曰君請

遏原流大夫立沼池令以矩游爲樂則越人安敢
至桓公曰行事柰何管子對曰請以令隱三川立
員都立大舟之都大身之都有深淵壘十仞令曰
能游者賜千金未能用金千齊民之游水不避吳
越桓公終北舉事於孤竹離枝越人果至隱曲蓄
以水齊管子有扶身之士五萬人以待戰於曲蓄
大敗越人此之謂水豫

齊之北澤燒火

獵而行火曰
燒式照反

光照堂下管子入賀

桓公曰吾田野辟農夫必有百倍之利矣是歲租
稅九月而具粟又美桓公召管子而問曰此何故
也管子對曰萬乘之國千乘之國不能無薪而炊
今北澤燒莫之續則是農夫得居裝而賣其薪堯

大田註一束十倍則春有以傳糶夏有以決芸此租稅所以九月而具也

桓公憂北郭民之貧召管子而問曰北郭者盡屨縷之阡也以唐園爲本利爲此有道乎管子對曰請以令禁百鍾之家不得事輜千鍾之家不得爲唐園去市三百步者不得樹葵菜若此則空閒有以相給資則北郭之阡有所讎其手搔之功唐園之利故有十倍之利

管子曰陰王之國有三而齊與在焉桓公曰此若言可得聞乎管子對曰楚有汝漢之黃金而齊有渠展之鹽燕有遼東之煮此陰王之國也且楚之有黃金中齊有礬石也苟有操之不工用之不善

天下倪而是耳使夷吾得居楚之黃金吾能令農

毋耕而食女毋織而衣今齊有渠展之鹽渠展齊地沸水

所流入海之處可煮鹽之所也故曰渠展之鹽請君伐菹薪草枯曰菹煮

沸水為鹽正征音而積之桓公曰諾十月始正至於

正月成鹽三萬六千鍾召管子而問曰安用此鹽

而可管子對曰孟春既至農事且起大夫無得繕

冢墓理宮室立臺榭築牆垣北海之衆無得聚庸

庸功也而煮鹽北海之衆謂北海黃鹽之人本意禁人煮鹽託以農事慮有妨奪先自大

夫起欲人不知其機斯為權術若此則鹽必坐長而十倍桓公曰

善行事奈何管子對曰請以令糶之梁趙宋衛濮

陽彼盡饋食之也國無鹽則腫守圉之國本國自無鹽遠

饋而食用與禦同用鹽獨甚桓公曰諾乃以令使糶之得

管子曰
管子曰
管子曰
管子曰
管子曰
管子曰
管子曰
管子曰
管子曰
管子曰

成金萬一千餘斤。桓公召管子而問曰：安用金而可？管子對曰：請以令使賀獻出正籍者，必以金。金坐長而百倍，運金之重以衡萬物，盡歸於君。故此所謂用，若挹於河海，若輸之給馬，此陰王之業。管子曰：萬乘之國必有萬金之買，千乘之國必有千金之買，百乘之國必有百金之買，非君之所賴也。君之所與，故爲人君而不審其號令，則中一國而二君，二王也。桓公曰：何謂一國而二君，二王？管子對曰：今君之籍取以正萬物之買，輕去其分，皆入於商賈。此中一國而二君，二王也。故賈人乘其弊以守民之時，貧者失其財，是重貧也；農夫失其五穀，是重竭也。故爲人君而不能謹守其山林菹

謂蠶月君以遊財給民之養蠶者口食簡曲之用至蠶熟則去分絳絲以償昔日遊財也

澤草萊不可以立爲天下王。桓公曰：此若言何謂也？管子對曰：山林菹澤草萊者，薪蒸之所出，犧牲之所起也。故使民求之，使民藉之，因以給之，私愛之於民，若弟之與兄，子之與父也。然後可以通財交殷也。故請取君之游財而邑里布積之，陽春蠶桑且至，請以給其口食，簡曲之彊，若此則絳絲之籍去分而斂矣。且四方之不至，六時制之。春日傳耜，次日獲麥，次日薄芋，次日樹麻，次日絕菹，次日大雨且至，趣芸壅培，六時制之。臣給至於國都，善者鄉，因其輕重，守其委廬，故事至而不妄。然後可以立爲天下王。

管子曰：一農不耕，民或爲之飢；一女不織，民或爲

之寒。故事再其本，則無賣其子者；事三其本，則衣食足；事四其本，則正籍給事；五其本，則遠近通死，得藏。今事不能，再其本而上之求焉，無止。是使姦涂不可獨行，遺財不可包止。隨之以法，則是下艾民食三升，則鄉有正食而盜；食二升，則里有正食而盜；食一升，則家有正食而盜。今操不反之事而食四十倍之粟，而求民之毋失，不可得矣。且君朝令而求夕具，有者出其財，無有者賣其衣履。農夫糶其五穀，三分賈而去，是君朝令一怒，布帛流越而之天下。君求焉而無止，民無以待之，走亡而棲山阜，持戈之士，顧不見親，家族失而不分，民走於中而士遁於外，此不待戰而內敗。

管子曰。今爲國有地牧民者。務在四時。守在倉廩。國多財則遠者來。地辟舉則民留處。倉廩實則知禮節。衣食足則知榮辱。今君躬犁墾田。耕發草土。得其穀矣。民人之食。有人若干步畝之數。然而有餓餒於衢閭者。何也。穀有所藏也。今君鑄錢立幣。民通移人。有百十之數。然而民有賣子者。何也。財有所并也。故爲人君不能散積聚。調高下。分并財。君雖彊本趣耕。發草立幣而無止。民猶若不足也。桓公問於管子曰。今欲調高下。分并財。散積聚。不然則世且并兼而無止。蓄餘藏羨而不息。貧賤鰥寡獨老不與得焉。散之有道乎。管子對曰。唯輕重之家。爲能散之耳。請以令輕重之家。桓

公曰諾東車五乘迎癸乙於周下原桓公問四因與癸乙管子甯戚相與四坐桓公曰請問輕重之數癸乙曰重籍其民者失其下數欺諸侯者無權與管子差肩而問曰吾不籍吾民何以奉車革不籍吾民何以待鄰國癸乙曰唯好心爲可耳夫好心則萬物通萬物通則萬物運萬物運則萬物賤萬物賤則萬物可因知萬物之可因而不因者奪於天下奪於天下者國之大賊也桓公曰請問好心萬物之可因癸乙曰有餘富無餘乘者責之卿諸侯足其所不賂其游者責之令大夫若此則萬物通萬物通則萬物運萬物運則萬物賤萬物賤則萬物可因矣故知三准同筴者能爲天下不知

三准之同筴者不能為天下故申之以號令抗之以徐疾也民乎其歸我若流水此輕重之數也

桓公問於管子曰今傳戟十萬薪菜之靡日虛十

里之衍頓戟一課而靡幣之用日去千金之積久

之且何以待之管子對曰粟賈平四十則金賈四

千粟賈釜四十則鍾四百也十鍾四千也二十鍾

者為八千也金賈四千則二金中八千也然則一

農之事終歲耕百畝百畝之收不過二十鍾一農

之事乃中二金之財耳故粟重黃金輕黃金重而

粟輕兩者不衡立故善者重粟之賈釜四百則是

鍾四千也十鍾四萬二十鍾者八萬金賈四千則

是十金四萬也二十金者為八萬故發號出令曰

用食用也
言勇於取
戰死而不
顧者爲有
重祿而口
滿食有重
賞而手滿
錢勤於利
也

一農之事有二十金之筴然則地非有廣狹國非有貧富也通於發號出令審於輕重之數然

管子曰漣然擊鼓士忿怒鎗然擊金士帥然筴桐鼓從之輿死扶傷爭進而無止口滿用手滿錢非大父母之仇也重祿重賞之所使也故軒冕立於朝爵祿不隨臣不爲忠中軍行戰委予之賞不隨士不死其列陳然則是大臣執於朝而列陳之士執於賞也故使父不得子其子兄不得弟其弟妻不得有其夫唯重祿重賞爲然耳故不遠道里而能威絕域之民不險山川而能服有恃之國發若雷霆動若風雨獨出獨入莫之能圍

桓公曰四夷不服恐其逆政游於天下而傷寡人

寡人之行爲此有道乎管子對曰吳越不朝珠象
而以爲幣乎發朝鮮不朝請文皮氈他風切服而
以爲幣乎禺氏不朝請以白璧爲幣乎崑崙之虛
不朝請以璆琳琅玕爲幣乎故夫握而不見於手
含而不見於口而辟千金者珠也然後八千里之
吳越可得而朝也一豹之皮容金而金也然後八
千里之發朝鮮可得而朝也懷而不見於抱挾而
不見於掖而辟千金者白璧也然後八千里之禺
氏可得而朝也簪珥而辟千金者璆琳琅玕也然
後八千里之崑崙之虛可得而朝也故物無主事
無接遠近無以相因則四夷不得而朝矣

管子卷第二十三

管子卷第二十四

明吳郡趙氏本

唐司空房玄齡注

輕重乙第八十一

輕重丙第八十二

輕重丁第八十三

輕重戊第八十四

輕重己第八十五

輕重庚第八十六

輕重乙第八十一

管子輕重十四

輕重篇優
瑣之極是
市人所不
屑爲者謬
妄甚矣

桓公曰天下之朝夕可定乎管子對曰終身不定
桓公曰其不定之說可得聞乎管子對曰地之東
西二萬八千里南北二萬六千里天子中而立國
之四面而萬有餘里民之入正籍者亦萬有餘里
故有百倍之力而不至者有十倍之力而不至者

疑有闕文
誤字

也
做音此小

有倪而是者則遠者疏疾怨上邊竟諸侯受君之
怨民與之爲善缺然不朝是天子塞其涂熟穀者
去天下之可得而霸桓公曰行事奈何管子對曰
請與之立壤列天下之旁天子中立地方千里兼
霸之壤三百有餘里此諸侯度百里負海子男者
度七十里若此則如胸之使臂臂之使指也然則
小不能分於民准徐疾羨不足雖在下不爲君憂
夫海出涕無止山生金木無息草木以時生器以
時靡幣涕水之鹽以日消終則有始與天壤爭是
謂立壤列也

武王問於癸度曰賀獻不重身不親於君左右不
足友不善於羣臣故不欲收稽戶籍而給左右之

用爲之有道乎。癸度對曰：吾國者，衢處之國也。遠
結之所通，游客蓄商之所道，財物之所遵。故苟入
吾國之粟，因吾國之幣，然後載黃金而出。故君請
重重而衡，輕輕運物而相因，則國策可成。故謹毋
失其度，未與民可治。武王曰：行事柰何？癸度曰：金
出於汝漢之右，衡珠出於赤野之末，光玉出於禺
氏之旁山。此皆距周七千八百餘里，其涂遠，其至
隱。故先王度用於其重，因以珠玉爲上幣，黃金爲
中幣，刀布爲下幣。故先王善高下中幣，制上下之
用，而天下足矣。

桓公曰：衡謂寡人曰：一農之事必有一耜，一銚，一
鎌，一鐻，一椎，一銍。然後成爲農。一車必有一斤，一

鋸一釘一鑽一鑿一鉅

奇休切

一輶然後成爲車

一女必有一刀一錐一箴一鉤

長時橋切

然後成爲

女請以令斷山木鼓山鐵是可以毋籍而用足管

子對曰不可今發徒隸而作之則逃亡而不守發

民則下疾怨上邊竟有兵則懷宿怨而不戰未見

山鐵之利而內敗矣故善者不如與民量其重計

其贏民得其十君得其三有襍之以輕重守之以

高下若此則民疾作而爲上虜矣

桓公曰請問壤數管子對曰河壘諸侯畝鍾之國

也續

俱革切

山諸侯之國也河壘諸侯常不勝山諸

侯之國者豫戒者也桓公曰此若言何謂也管子

對曰夫河壘諸侯畝鍾之國也故穀衆多而不理

固不得有至於山諸侯之國則斂蔬藏菜此之謂
豫戒桓公曰壤數盡於此乎管子對曰未也昔狄
諸侯畝鍾之國也故粟十鍾而鎔金程諸侯山諸
侯之國也故粟五釜而鎔金故狄諸侯十鍾而不
得傳戟程諸侯五釜而得傳戟十倍而不足或五
分而有餘者通於輕重高下之數國有十歲之蓄
而民食不足者皆以其事業望君之祿也君有山
海之財而民用不足者皆以其事業交接於上者
也故租籍君之所宜得也正籍者君之所強求也
亡君廢其所宜得而斂其所強求故下怨上而令
不行民奪之則怒予之則喜民情固然先王知其
然故見予之所不見奪之理故五穀粟米者民之

司命也。黃金刀布者，民之通貨也。先王善制其通貨，以御其司命，故民力可盡也。

管子曰：泉兩五尺，其君必辱；食稱之國必亡。待五穀者衆也，故樹木之勝霜露者，不受令於天。家足其所者，不從聖人，故奪然後予，高然後下，喜然後怒，天下可舉。

桓公曰：強本節用，可以爲存乎？管子對曰：可以爲益愈而未足以爲存也。昔者紀氏之國，強本節用者，其五穀豐滿而不能理也；四流而歸於天下，若是則紀氏其強本節用適足以使其民穀盡而不能理爲天下虞，是以其國亡而身無所處，故可以益愈而不足以爲存。故善爲國者，天下下我高，天

下輕我重天下多我寡然後可以朝天下

桓公曰寡人欲毋殺一士毋頓一戟而辟方都二爲之有道乎管子對曰涇水十二空汶淵洙浩滿三之於乃請以令使九月種麥日至日穫則時雨未下而利農事矣桓公曰諾令以九月種麥日至而穫量其艾一收之積中方都二故此所謂善因天時辯於地利而辟方都之道也

管子入復桓公曰終歲之租金四萬二千金請以一朝素賞軍士桓公曰諾以令至鼓期於泰舟之野期軍士桓公乃卽壇而立甯戚鮑叔隰朋易牙賓胥無皆差肩而立管子執枹而揖軍士曰誰能陷陳破衆者賜之百金三問不對有一人秉劍而

前問曰幾何人之衆也管子曰千人之衆千人之衆臣能陷之賜之百金管子又曰兵接弩張誰能得卒長者賜之百金問曰幾何人卒之長也管子曰千人之長千人之長臣能得之賜之百金管子又曰誰能聽旌旗之所指而得執將首者賜之千金言能得者壘千人賜之人千金其餘言能外斬首者賜之人十金一朝素賞四萬二千金廓然虛桓公惕然太息曰吾曷以識此管子對曰君勿患且使外爲名於其內鄉爲功於其親家爲德於其妻子若此則士必爭名報德無北之意矣吾舉兵而攻破其軍并其地則非特四萬二千金之利也五子曰善桓公曰諾乃誠大將曰百人之長必爲

之朝禮千人之長必拜而送之降兩級其有親戚者必遺之酒四石肉四鼎其無親戚者必遺其妻子酒三石肉三鼎行教半歲父教其子兄教其弟妻諫其夫曰見其若此其厚而不死列陳可以反於鄉乎桓公終舉兵攻萊戰於莒必市里鼓旗未相望衆少未相知而萊人大遁故遂破其軍兼其地而虜其將故未列地而封未出金而賞破萊軍并其地禽其君此素賞之計也

桓公曰曲防之戰民多假貸而給上事者寡人欲爲之出賂爲之柰何管子對曰請以令令富商蓄賈百符而一馬無有者取於公家若此則馬必坐長而百倍其本矣是公家之馬不離其牧皂而曲

防之戰賂足矣。

桓公問於管子曰：崇弟、蔣弟、丁、惠之功，世吾歲罔寡人，不得籍斗升焉。去菹菜鹹鹵，斥澤山閒，墾墾不爲用之壤，寡人不得籍斗升焉。去一列稼，緣封

十五里之原，強耕而自以爲落其民，寡人不得籍

斗升焉。則是寡人之國五分而不能操其二，是有

萬乘之號而無千乘之用也。以是與天子提衡，爭

秩於諸侯。提持也。合衆弱以事一強者謂之衡。秩次也。爲之有道乎？管

子對曰：唯籍於號，令爲可耳。桓公曰：行事奈何？管

子對曰：請以令發師，置屯籍農。屯戍也。發無置戍，人有粟者則不行。

十鍾之家不行。大斛四鍾。百鍾之家不行。千鍾之家

不行。行者不能百之一，千之十，而困窮之數。困丘

教力皆見於上矣。君案困窮之數，令之曰：國貧而

用不足，請以平價取之。子皆案困窮而不能挹損

焉。挹猶謂也。謂君直幣之輕重以決其數。決其積粟之

數使無券契之責。分之日券合之日契實讀日債

債之則積藏困窮之粟皆歸於君矣。故九州無敵，竟

上無患。令曰：罷師歸農，無所用之。管子曰：天下有

兵則積藏之粟足以備其糧，天下無兵則以賜貧

吐。若此，則菹菜鹹鹵斥澤山閒垠墾之壤無不發

草。此之謂籍於號令。

管子曰：滕魯之粟釜百，則使吾國之粟釜千。滕魯

之粟四流而歸我。若下深谷者，非歲凶而民飢也。

辟之以號令，引之以徐疾，施平其歸我若流水。

桓公曰吾欲殺正商賈之利而益農夫之事爲此有道乎管子對曰粟重而萬物輕粟輕而萬物重兩者不衡立故殺正商賈之利而益農夫之事則請重粟之價金三百若是則田野大辟而農夫勸其事矣桓公曰重之有道乎管子對曰請以令與大夫城藏使卿諸侯藏千鍾令大夫藏五百鍾列大夫列大夫大夫藏百鍾富商蓄賈藏五十鍾內可以爲國委外可以益農夫之事桓公曰善下令卿諸侯令大夫城藏農夫辟其五穀三倍其賈則正商失其事而農夫有百倍之利矣

桓公問於管子曰衡有數乎管子對曰衡無數也衡者使物一高一下不得常固桓公曰然則衡數

不可調耶管子對曰不可調調則澄澄則常常則高下不貳高下不貳則萬物不可得而使固桓公曰然則何以守時管子對曰夫歲有四秋而分有四時故曰農事且作請以什伍農夫賦耜鐵此之謂春之秋大夏且至絲纊之所作此之謂夏之秋而大秋成五穀之所會此之謂秋之秋大冬營室中女事紡績緝縷之所作也此之謂冬之秋故歲有四秋而分有四時已有四者之序發號出令物之輕重相什而相伯故物不得有常固故曰衡無數桓公曰皮幹筋角竹箭羽毛齒革不足爲此有道乎管子曰惟曲衡之數爲可耳桓公曰行事柰何管子對曰請以令爲諸侯之商賈立客舍一乘

者有食三乘者有芻菽五乘者有伍養天下之商

賈歸齊若流水

輕重丙第八十二 上

管子輕重十五

輕重丁第八十三

管子輕重十六

桓公曰寡人欲西朝天子而賀獻不足爲此有數

乎管子對曰請以令城陰里城者築城也使其牆

三重而門九襲襲亦重也欲其事密而因使玉人

刻石而爲璧刻石刻石尺者萬泉八寸者八千七寸

者七千珪中反丁仲四千瑗中五百好倍肉璧之數

已具管子西見天子曰弊邑之君欲率諸侯而朝

先王之廟觀於周室請以令使天下諸侯朝先王之廟觀於周室者不得以彤弓石璧不以彤弓石璧者形弓朱弓也非齊之所出蓋不可獨言石璧兼以彤弓者猶兼其機不得入朝天子許之曰諾號令於天下天下諸侯載黃金珠玉五穀文采布泉輸齊以收石璧石璧流而之天下天下財物流而之齊故國八歲而無籍陰里之謀也

右石璧謀

桓公曰天子之養不足號令賦於天下則不信諸侯爲此有道乎管子對曰江淮之間有一茅而三脊毋至其本各之曰菁茅請使天子之吏環封而守之夫天子則封於太山禪於梁父號令天下諸

侯曰諸從天子封於太山禪於梁父者必抱菁茅一束以爲禪籍不如令者不得從天子下諸侯載其黃金爭秩而走江淮之菁茅坐長而十倍其買一束而百金故天子三日卽位天下之金四流而歸周若流水故周天子七年不求賀獻者菁茅之謀也

右菁茅謀

桓公曰寡人多務令衡籍吾國之富商蓄買稱貸家以利吾貧萌農夫不失其本事反此有道乎管子對曰惟反之以號令爲可耳桓公曰行事柰何管子對曰請使賓胥無馳而南隰朋馳而北甯戚馳而東鮑叔馳而西四子之行定夷吾請號令謂

四子曰子皆爲我君視四方稱貸之閒其受息之
氓幾何千家以報吾鮑叔馳而西反報曰西方之
氓者帶濟負河菹澤之萌也漁獵取薪蒸而爲食
其稱貸之家多者千鍾少者六七百鍾其出之鍾
也一鍾其受息之萌九百餘家賓胥無馳而南反
報曰南方之萌者山居谷處登降之萌也上斲輪
軸下采籽栗田獵而爲食其稱貸之家多者千萬
少者六七百萬其出之中伯伍也其受息之萌八
百餘家甯戚馳而東反報曰東方之萌帶山負海
若處上斷福漁獵之萌也治葛縷而爲食其稱貸
之家丁惠高國多者五千鍾少者三十鍾其出之
中鍾五釜也其受息之萌八九百家隰朋馳而北

反報曰北方之萌者衍處負海煮沛爲鹽梁濟取魚之萌也薪食其稱貸之家多者千萬少者六七百萬其出之中伯二十也受息之氓九百餘家凡稱貸之家出泉參千萬出粟參數千萬鍾受子息民參萬家四子已報管子曰不弃我君之有萌中一國而五君之正也然欲國之無貧兵之無弱安可得哉桓公曰爲此有道乎管子曰惟反之以號令爲可請以令賀獻者皆以鑿枝蘭鼓則必坐長什倍其本矣君之棧臺之職亦坐長什倍請以令召稱貸之家君因酌之酒太宰行觴桓公舉衣而問曰寡人多務令衡籍吾國聞子之假貸吾貧萌使有以終其上令寡人有鑿枝蘭鼓其賈中純萬

泉也。願以爲吾貧萌，決其子息之數，使無券契之責。稱貸之家，皆齊首而稽顙曰：君之憂萌，至於此，請再拜以獻堂下。桓公曰：不可。子使吾萌，春有以傳糶，夏有以決芸，寡人之德，子無所寵。若此而不受，寡人不得於心。故稱貸之家曰：皆再拜受所出棧臺之職，未能參千純也。而決四方子息之數，使無券契之責，四方之萌聞之，父教其子，兄教其弟，曰：夫墾田發務上之所急，可以無庶乎？君之憂我，至於此，此之謂反準。

管子曰：昔者癸度居人之國，必四面望於天下，天下高亦高，天下高我獨下，必失其國於天下。桓公曰：此若言曷謂也？管子對曰：昔萊人善染練，苾之

於萊純鎡緇綬之於萊亦純鎡也其周中十金萊人知之聞纂苾空周且斂馬作見於萊人操之萊有推馬是自萊失綦苾而反準於馬也故可因者因之乘者乘之此因天下以制天下此之謂國準

桓公曰齊西水潦而民飢齊東豐庸而糶賤

庸用也謂

豐用而

欲以東之賤被西之貴爲之有道乎管子

對曰今齊西之粟釜

五鍾

百泉則鎡二十也

斗二升八

合曰鎡鳥侯反泉錢也

齊東之粟釜十泉則鎡二錢也請以

令籍人三十泉得以五穀菽粟決其籍若此則齊西出三斗而決其籍齊東出三釜而決其籍然則釜十之粟皆實於倉廩西之民飢者得食寒者得衣無本者予之陳無種者予之新若此則東西之

相被遠近之準平矣

君下令齊西之人三十錢準以五

人納三釜以賑西之人則東西俱平矣管子曰智
用無窮以區區之齊一匡天下本仁祖義成其霸
業所行權術因機而發非爲常
道哉別篇云偏行而不盡也

桓公曰衡數吾已得聞之矣請問國準管子對曰
孟春且至溝瀆阮而不遂谿谷報上之水不安於
藏內毀室屋壞牆垣外傷田野殘禾稼故君謹守
泉金之謝物且爲之舉大夏帷蓋衣幕之奉不給
謹守泉布之謝物且爲之舉大秋甲兵求繕弓弩
求弦謹絲麻之謝物且爲之舉大冬任甲兵糧食
不給黃金之賞不足謹守五穀黃金之謝物且爲
之舉已守其謝富商蓄賈不得如故此之謂國準
龍鬪於馬謂之陽牛山之陰管子入復於桓公曰

天使使者臨君之郊請使大夫初飭左右玄服天之使者乎天下聞之曰神哉齊桓公天使使者臨其郊不待舉兵而朝者八諸侯此乘天威而動天下之道也故智者役使鬼神而愚者信之

桓公終神管子入復桓公曰地重投之哉北國有彗星慟風重投之哉北國有槍星其君必辱國有彗星必有流血浮丘之戰彗之所出必服天下之仇今彗星見於齊之分請以令朝功臣世家號令於國中曰彗星出寡人恐服天下之仇請有五穀菽粟布帛文采者皆勿敢左右國且有大事請以平賈取之功臣之家人民百姓皆獻其穀菽粟泉金歸其財物以佐君之大事此謂乘天蓄而求民鄰財

之道也

桓公曰大夫多并其財而不出腐朽五穀而不散管子對曰請以令召城陽大夫而請之桓公曰何哉管子對曰城陽大夫嬖寵被絺綌鵝鶩含餘糝齊鍾鼓之聲吹笙篪同姓不入伯叔父母遠近兄弟皆寒而不得衣飢而不得食子欲盡忠於寡人能乎故子毋復見寡人滅其位杜其門而不出功臣之家皆爭發其積藏出其資財以予其遠近兄弟以爲未足又收國中之貧病孤獨老不能自食之萌皆與得焉故桓公推仁立義功臣之家兄弟相戚骨肉相親國無飢民此之謂繆數

桓公曰崢丘之戰

崢丘地名未聞說即葵丘

民多稱貸負子息

以給上之急度上之求寡人欲復業產

本業產者此

何以治

治通也言百姓爲戎事失其本業今欲取之何以通於此也

管子對曰

惟繆數爲可耳

繆讀曰謬假此術以陳其事也

桓公曰諾令左右

州曰表稱貸之家

旌表也

皆聖白其門而高其閭

亦所

以貴重之

州通之師執折筭曰君且使使者桓公使八

使者式璧而聘之以給鹽菜之用

令使者資石璧而與仍存問之

謙言鹽菜之用稱貸之家皆齊首稽顙而問曰何以得此

也使者曰君令曰寡人聞之詩曰愷悌君子民之

父母也寡人有崢丘之戰吾聞子假貸吾貧萌使

有以給寡人之急度寡人之求使吾萌春有以傳

糶夏有以決芸而給上事子之力也是以式璧而

聘子以給鹽菜之用故子中民之父母也稱貸之

家皆折其券而削其書。舊執之券皆折毀之不用發書之債皆削除之其積藏出其財物以賑貧病分其故貲故國中大給崢丘之謀也此之謂繆數。

桓公曰四郊之民貧商賈之民富寡人欲殺商賈之民以益四郊之民爲之柰何管子對曰請以令決瓊洛之水通之杭莊之閒桓公曰諾行令未能一歲而郊之民殷然益富商賈之民廓然益貧桓公召管子而問曰此其故何也管子對曰決瓊洛之水通之杭莊之閒則屠酤之汁肥流水則蠱虻巨雄翡翠小鳥皆歸之宜昏飲此水上之樂也賈人蓄物而賣爲讎買爲取市未央畢而委舍其守列投蠱虻巨雄新冠五尺請挾彈懷丸游水上彈

翡翠小鳥被於暮故賤賣而貴買四郊之民賣賤何爲不富哉商賈之人何爲不貧乎桓公曰善

桓公曰五衢之民衰然多衣弊而屨穿寡人欲使帛布絲纊之賈賤爲之有道乎管子曰請以令沐途旁之樹枝使無尺寸之陰桓公曰諾行令未能一歲五衢之民皆多衣帛完屨桓公召管子而問曰此其何故也管子對曰途旁之樹未沐之時五衢之民男女相好往來之市者罷市相睹樹下談語終日不歸男女當壯扶輦推輿相睹樹下戲笑超距終日不歸父兄相睹樹下論議玄語終日不歸是以田不發五穀不播麻桑不種蠶縷不治內嚴一家而三不歸則帛布絲纊之賈安得不貴桓

公曰善

桓公曰糶賤寡人恐五穀之歸於諸侯寡人欲爲

百姓萬民藏之爲此有道乎管子曰今者夷吾過

市有新成囷京者二家大囷曰京君請式璧而聘之用式

也璧石璧也聘問也桓公曰諾行令半歲萬民聞

之舍其作業而爲囷京以藏菽粟五穀者過半桓

公問管子曰此其何故也管子曰成囷京者二家

君式璧而聘之名顯於國中國中莫不聞是民上

則無功顯名於百姓也功立而名成下則實其囷

京上以給上爲君一舉而名實俱在也民何爲也

桓公問管子曰請問王數之守終始可得聞乎管

子曰正月之朔穀始也日至百日黍稷之始也九

月斂實平麥之始也

管子問於桓公敢問齊方于幾何里桓公曰方五百里管子曰陰雍長城之地其於齊國三分之一非穀之所生也泮龍夏其於齊國四分之一也朝夕外之所墾齊地者五分之一非穀之所生也然則吾非託食之主耶桓公遽然起曰然則爲之柰何管子對曰動之以言潰之以辭可以爲國基且君幣籍而務則賈人獨操國趣君穀籍而務則農人獨操國固君動言操辭左右之流君獨因之物之始吾已見之矣物之終吾已見之矣物之賈吾已見之矣管子曰長城之陽魯也長城之陰齊也三敗殺君二重臣定社稷者吾此皆以孤突之地

封者也。故山地者山也，水地者澤也。薪芻之所生者斥也。公曰：託食之主及吾地，亦有道乎？管子對曰：守其三原。公曰：何謂三原？管子對曰：君守布則籍於麻，十倍其賈；布五十倍其賈，此數也。君以織籍籍於系，未爲系籍，系撫織再十倍其賈，如此則云五穀之籍，是故籍於布則撫之，系籍於穀則撫之。山籍於六畜，則撫之。術籍於物之終始而善御以言，公曰善。

管子曰：以國一籍，臣右守布萬兩，而右麻籍四十倍其賈，術布五十倍其賈。公以重布決諸侯賈，如此而有二十齊之故，是故輕軼於賈穀，制畜者則物軼於四時之輔，善爲國者守其國之財，湯之以

高下注之以徐疾一可以爲百未嘗籍求於民而使用若河海終則有始此謂守物而御天下也公曰然則無可以爲有乎貧可以爲富乎管子對曰物之生未有刑而王霸立其功焉是故以人求人則人重矣以數求物則物重矣公曰此若言何謂也管子對曰舉國而一則無貲舉國而十則有百然則吾將以徐疾御之若左之授右若右之授左是以外內不蹇終身無咎王霸之不求於人而求之終始四時之高下令之徐疾而已矣源泉有竭鬼神有歇守物之終始身不竭此謂源究

輕重戊第八十四

桓公問於管子曰輕重安施管子對曰自理國處
戲以來未有不以輕重而能成其王者也公曰何
謂管子對曰慮戲作造六釜以迎陰陽作九九之
數以合天道而天下化之神農作樹五穀淇山之
陽九州之民乃知穀食而天下化之黃帝作鑽燧
生火以熟葷臊民食之無茲疇之病而天下化之
黃帝之王童山竭澤有虞之王燒曾藪斬羣害以
為民利封土為社置木為閭始民知禮也當是其
時民無愠惡不服而天下化之夏人之王外鑿二
十壘轆十七湛疏三江鑿五湖道四涇之水以商
九州之高以治九藪民乃知城郭門閭室屋之築
而天下化之殷人之王立阜牢服牛馬以為民利

子數一本作

而天下化之周人之王循六憲合陰陽而天下化之公曰然則當世之王者何行而可管子對曰并用而毋俱盡也公曰何謂管子對曰帝王之道備矣不可加也公其行義而已矣公曰其行義奈何管子對曰天子幼弱諸侯亢強聘享不上公其弱強繼絕率諸侯以起周室之祀公曰善

桓公曰魯梁之於齊也千穀也蠶螫也齒之有唇

也蓋古蜂字螫音尸亦反言魯梁二國常為齊患也今吾欲下魯梁何行

而可管子對曰魯梁之民俗為綈徒奚反繡之厚者謂之綈公

服綈令左右服之民從而服之公因令齊勿敢為

必仰於魯梁則是魯梁釋其農事而作綈矣桓公

曰諾即為服於泰山之陽魯梁二國在泰山之南故為服於此近其境也

欲魯梁人十日而服之管子告魯梁之賈人曰子

爲我致綈千匹賜子金三百斤什至而金三千斤

則是魯梁不賦於民財用足也魯梁之君聞之則

教其民爲綈十三月而管子令人之魯梁魯梁郭

中之民道路揚塵十步不相見緇繡而踵相隨

謂連績也絳息車轂蠶騎連伍而行蠶蠶也士角

列反繡丘喬反連伍而行蠶蠶也士角管子曰魯梁可下矣公曰柰

何管子對曰公宜服帛率民去綈閉關毋與魯梁

通使公曰諾後十月管子令人之魯梁魯梁之民

餓餒相及相反猶應聲之正無以給上應聲之正

賊正魯梁之君即令其民去綈修農穀不可以三

月而得魯梁之人糴十百穀斗齊糴十錢穀斗二

管子 卷二十四 七 中華書局聚

十四月魯梁之民歸齊者十分之六三年魯梁之君請服

桓公問管子曰民飢而無食寒而無衣應聲之正無以給上室屋漏而不居牆垣壞而不築爲之柰何管子對曰沐涂樹之枝也桓公曰諾令謂左右伯沐涂樹之枝左右伯受沐涂樹之枝闕其年民被白布清中而濁應聲之正有以給上室屋漏者得居牆垣壞者得築公召管子問曰此何故也管子對曰齊者夷萊之國也一樹而百乘息其下者以其不捐也衆鳥居其上丁壯者胡九操彈居其下終日不歸父老拊枝而論終日不歸歸市亦惰俛終日不歸今吾沐涂樹之枝日中無尺寸之陰

出入者長時行者疾走父老歸而治生丁壯者歸而薄業彼臣歸其三不歸此以鄉不資也

桓公問於管子曰萊莒與柴田相并爲之柰何管子對曰萊莒之山生柴君其率白徒之卒鑄莊山之金以爲幣重萊之柴賈萊君聞之告左右曰金幣者人之所重也柴者吾國之奇出也以吾國之奇出盡齊之重寶則齊可并也萊卽釋其耕農而治柴管子卽令隰朋反農二年桓公止柴萊莒之糴三百七十齊糴十錢萊莒之民降齊者十分之七二十八月萊莒之君請服

桓公問於管子曰楚者山東之強國也其人民習戰鬪之道舉兵伐之恐力不能過兵弊於楚功不

此策最謬
悠不可欺
三尺童子
輕重篇中
說多類此
其爲廣書
無疑

成於周爲之柰何管子對曰卽以戰鬪之道與之
矣公曰何謂也管子對曰公貴買其鹿桓公卽爲
百里之城使人之楚買生鹿楚生鹿當一而八萬
管子卽令桓公與民通輕重藏穀什之六令左司
馬伯公將白徒而鑄錢於莊山令中大夫王邑載
錢二千萬求生鹿於楚楚王聞之告其相曰彼金
錢人之所重也國之所以存明王之所以賞有功
禽獸者羣害也明王之所弃逐也今齊以其重寶
貴買吾羣害則是楚之福也天且以齊私楚也子
告吾民急求生鹿以盡齊之寶楚民卽釋其耕農
而田鹿管子告楚之賈人曰子爲我致生鹿二十
賜子金百斤什至而金千斤也則是楚不賦於民

一本涂上有丙字

而財用足也。楚之男子居外，女子居涂，隰朋教民藏粟五倍，楚以生鹿藏錢五倍。管子曰：楚可下矣。公曰：柰何？管子對曰：楚錢五倍，其君且自得而修穀，錢五倍是楚強也。桓公曰：諾。因令人閉關不與楚通使，楚王果自得而修穀，穀不可三月而得也。楚糴四百，齊因令人載粟處芊之南，楚人降齊者十分之四，三年而楚服。

桓公問於管子曰：代國之出，何有？管子對曰：代之出，狐白之皮。公其貴買之。管子曰：狐白應陰陽之變。六月而壹見，公貴買之，代人忘其難得，喜其貴買，必相率而求之，則是齊金錢不必出，代民必去其本，而居山林之中，離枝聞之，必侵其北，離枝侵

其北代必歸於齊。公因令齊載金錢而往。桓公曰：諾。卽令中大夫王師北將人徒載金錢之代。谷之上求狐白之皮。代王聞之。卽告其相曰：代之所以弱於離枝者。以無金錢也。今齊乃以金錢求狐白之皮。是代之福也。子急令民求狐白之皮。以致齊之幣。寡人將以來離枝之民。代人果去其本處山林之中。求狐白之皮。二十四月而不得。一離枝聞之。則侵其北代。王聞之大恐。則將其士卒葆於代谷之上。離枝遂侵其北王。卽將其士卒願以下齊。齊未亡一錢幣。修使三年而代服。

桓公問於管子曰：吾欲制衡山之術。爲之奈何。管子對曰：公其令人貴買衡山之械器而賣之。燕代

必從公而買之。秦趙聞之，必與公爭之。衡山之械器必倍其賈。天下爭之，衡山械器必什倍以上。公曰：諾。因令人之衡山，求買械器，不敢辯其貴賈。齊修械器於衡山，十月燕代聞之，果令人之衡山求買械器。燕代修三月，秦國聞之，果令人之衡山求買械器。衡山之君告其相曰：天下爭吾械器，令其買再什以上。衡山之民釋其本，修械器之巧。齊卽令隰朋漕粟於趙。趙糴十五，隰朋取之石五十。天下聞之，載粟而之齊。齊修械器十七月，修糴五月，卽閉關不與衡山通使。燕代秦趙卽引其使而歸。衡山械器盡，魯削衡山之南，齊削衡山之北，內自量無械器以應二敵，卽奉國而歸齊矣。

輕重己第八十五

管子輕重十八

清神生心，心生規，規生矩，矩生方，方生正，正生曆。
曆生四時，四時生萬物，聖人因而理之，道徧矣。
以冬日至始，數四十六日，冬盡而春始。天子東出，
其國四十六里而壇，服青而繞青，搢玉總帶，玉監。
朝諸侯，卿大夫列士，循於百姓，號曰祭日，犧牲以。
魚，發出令曰：生而勿殺，賞而勿罰，罪獄勿斷，以待。
期年，教民樵室，鑽鑿，墜窳，泄井，所以壽民也。耜耒。
耨，懷鉛鉛，又檀權，渠緹，練，所以御春夏之事也。必。
具教民爲酒食，所以爲孝敬也。民生而無父母，謂。
之孤子，無妻無子，謂之老鰥，無夫無子，謂之老寡。

紹之姚切
鑣也鉛辭
理切檀音
強

繩音魂緹

此三人者皆就官而衆可事者不可事者食如言而勿遺多者爲功寡者爲罪是以路無行乞者也路有行乞者則相之罪也天子之春令也

以冬至始數九十二日謂之春至天子東出其國九十二里而壇朝諸侯卿大夫列士循於百姓號曰祭星十日之內室無處女路無行人苟不樹藝者謂之賊人下作之地上作之天謂之不服之民處里爲下陳處師爲下通謂之役夫三不樹而主使之天子之春令也

以春日始數四十六日春盡而夏始天子服黃而靜處朝諸侯卿大夫列士循於百姓發號出令曰毋聚大衆毋行大火毋斷大木誅大臣毋斬大

山毋戮大衍滅三大而國有害也天子之夏禁也
以春日始數九十二日謂之夏至而麥熟天子
祀於太宗其盛以麥麥者穀之始也宗者族之始
也同族者入殊族者處皆齊大材出祭王母天子
之所以主始而忌諱也

以夏日至始數四十六日夏盡而秋始而黍熟天
子祀於太祖其盛以黍黍者穀之美者也祖者國
之重者也大功者太祖小功者小祖無功者無祖
無功者皆稱其位而立沃有功者觀於外祖者所
以功祭也非所以戚祭也天子之所以異貴賤而
賞有功也

以夏日至始數九十二日謂之秋至秋至而禾熟

沃
一本作

天子祀於太畧西出其國百三十八里而壇服白而纁白搢玉總帶錫監吹塤箎之風鑿動金石之音朝諸侯卿大夫列士循於百姓號曰祭月犧牲以彘發號出令罰而勿賞奪而勿予罪獄誅而勿生終歲之罪毋有所赦作衍牛馬之實在野者王天子之秋計也

以秋日至始數四十六日秋盡而冬始天子服黑纁黑而靜處朝諸侯卿大夫列士循於百姓發號出令曰毋行大火毋斬大山毋塞大水毋犯天之隆天子之冬禁也

以秋日至始數九十二日天子北出九十二里而壇服黑而纁黑朝諸侯卿大夫列士號曰發絲趣

山人斷伐具械器趣蒞人薪藿葦足蓄積三月之後皆以其所有易其所無謂之大通三月之蓄凡在趣耕而不耕民以不令不耕之害也宜芸而不芸百草皆存民以僅存不芸之害也宜穫而不穫風雨將作五穀以削士民零落不穫之害也宜藏而不藏霧氣陽陽宜死者生宜蟄者鳴不藏之害也張耜當弩銚耨當劍戟穫渠當脅鞞蓑笠當拯櫓故耕械具則戰械備矣

輕重庚第八十六

上

管子輕重十九

管子卷第二十四

管子文評

劉勰曰管子屬篇事覈而言練

漢志道家管子八十六篇孝經有弟子職一篇是管子所作。在管子書。

傅子曰管子之書半是後之好事者所加。輕重篇尤鄙俗。

孔穎達曰輕重篇或是後人所加。

晁氏曰劉向所定凡八十六篇世稱齊管仲撰杜

祐指略云唐房玄齡註其書載管子將沒對桓

公之語疑後人續之而註頗淺陋恐非玄齡或

曰尹知章也予讀仲書見其謹政令通商賈均

力役盡地利既爲富彊又頗以禮義廉恥化其

國俗如心術白心諸篇亦嘗側聞正心誠意之道其能一天下致君爲五霸之盛宜矣

蘇子瞻曰嘗讀周官司馬法得軍旅什伍之數其後讀管夷吾書又得管子所以變周之制蓋王者之兵出於不得已而非以求勝敵也故其爲法要以不可敗而已至於桓文非決勝無以定霸故其法在必勝繁而曲者所以爲不可敗也簡而直者所以爲必勝也

葉水心曰管子非一人之筆亦非一時之書莫知誰所爲以其言毛嬙西施吳王好劍推之當是春秋末年又持滿定傾不爲人客等亦種蠹所遵用也其時固有師傳而漢初學者講習尤著

賈誼晁錯以爲經本。故司馬遷謂讀管氏書詳
哉其言之也。篇目次第最爲整比。乃漢世行書
至成哀閒。向歆論定羣籍。古文大盛。學者雖疑
信未明。而管氏申韓。由此綰紕。然自昔相承。直
云此是齊桓管仲相與諫議。唯諾之辭。余每惜
晉人集諸葛亮事。而今不存。使管子設施果傳
於世。士之淺心。旣不能至周孔之津涯。隨其才
分。亦足與立。則管仲所嘗親經紀者。豈不足爲
之標指哉。惟夫山林處士。妄意窺測。借以自名。
王術始變。而後世信之。轉相疏剔。幽蹊曲逕。遂
與道絕。而此書方爲申韓之先驅。斯鞅之初覺。
民罹其禍。而不蒙其福也。哀哉。

又曰管氏書獨鹽筴爲後人所遵言其利者無不
祖管仲使之蒙詬萬世甚可恨也左傳載晏子
言海之鹽蜃祈望守之以爲衰微之苛斂陳氏
因爲厚施謀取齊而齊卒以此亡然則管仲所
得齊以之伯則晏子安得非之孔子以器小卑
管仲責其大者可也使其果瑣猥爲市人不肯
爲之術孔子亦不暇責矣故管子之尤謬妄者
無甚於輕重諸篇

周氏涉筆曰管子一書雜說所叢予嘗愛其統理
道理各法處過於餘子然他篇自語道論法如
內業法禁諸篇又偏駁不相屬雖然觀物必於
其聚文子淮南徒聚衆辭雖成一家無所收采

管子聚其意者也粹羽錯色純玉閒聲時有可味者焉

陳氏曰按漢志管子八十六篇列於道家隋唐志著之法家之首今篇數與漢志合而卷視隋唐爲多管子似非法家而世稱管商豈以其標術用心之故同耶然以爲道家則不類

黃震日抄曰管子書不知誰所集乃龐雜重複似不出一人之手心術內業等篇皆影附道家以爲高侈靡宙合等篇皆刻斲隱語以爲怪管子責實之政安有虛浮之語牧民篇最簡明其要曰倉廩實則知禮節衣食足則知榮辱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此管子正經

之綱苟得王者之心以行之雖歷世可以無弊秦漢以來未有能踐其實者也其說豈不簡明大匡篇管子行事之日聚見此書其次第皆可按而考然其說似粉飾之以誇功若輕重篇要皆多爲之術以成其私瑣屑甚矣未必皆管子之真其書所載鮑叔薦仲與求仲於魯及入國謀政與戈廩鴻飛四時三弊臨死戒勿用豎刁等說皆屢載而不同或本文列前而解自爲篇或併篇或無解或云十日齋戒以召仲觴三行而仲趨出又云樂飲數旬而後諫自相矛盾若此不一故曰似不出一人之手

又曰管子註釋最多牴牾四傷之篇誤名百匿而

以四傷各七法之篇幼官篇首章云若因夜虛
守靜人物則皇其後方之圖本可覆也乃衍人
物二字不知參對而以夜虛爲句守靜人物自
爲句方以人物則皇爲句而曲爲之說曰聽候
人物也守靜豈聽候之義也幼官五圖以形生
理爲句而中央之註獨以形生屬上文明法篇
以比周以相匿爲句而下又云忘生死交其後
方之明法解可覆也乃缺一故字不知參對而
以相爲匿是爲句而曲爲之說曰匿公是而不
行也不知比周以相匿者匿其非爾比周何是
之有乎形勢篇云天地之配也地字誤作下字
亦未正五法之章曰天下不患無財患無人以

分之分如分地之利之分言有人斯有財耳乃
釋云可以分與財者賢人也殊非章旨立政之
章曰道塗無行禽指人言之謂其爲能行之禽
耳乃釋云無禽獸之行是以行爲去聲亦覺不
倫版法篇云悅在施愛有衆在廢私今因缺文
而云悅在施有衆在廢私不成文矣其他難槩
舉

楊忱序曰管子論高文奇雖有作者不可復加一
辭

張嶠曰管子天下奇文也心術白心上下內業諸
篇是其功業所本

國家圖書館



004458613



線

121.61

4524

19

v. 8

舊籍